

醫藥淺說

張宗祥著



张宗祥著

醫藥淺說

上海書店

医药浅说

张宗祥 著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 1/4

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-3000

G42·1 定价 0.75元

出 版 说 明

作者张宗样是近代著名学者，毕生从事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，中年以后曾潜心医药之学，撰成此书。书中结合自己的经验，对中医诊断、病理、用药的知识作了介绍，并论述了作者关于中西医结合的观点等，可供医学工作者及一般读者阅读参考。现据作者手稿本影印出版。

上海书店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

醫藥淺說

五十歲後，無用世之志，暇輒發醫藥諸書讀之。抗戰入川，僻處山鄉，病者無所得醫，強余診治，義不得辭，積之既久，頗以為有所得，不敢自秘，因記之。時癸未冬日也。海寧張宗祥記于紅巖草屋中。

中藥至奇，中醫之說病名至無據，普通病者舌苔黃厚皆稱之曰溼熱，白膩皆稱之曰寒溼，舌專主胃，胃有病始見於舌，黃白之^苔皆胃中有病，所謂溼者，藏於人身何處，乃名之曰溼熱寒溼。然其處方也，治黃苔以連為主，治白苔以樸為主，無不效者，於是亦無有敢議其病名之誤矣，此

識假病賣真藥之故也。

向有識真病賣假藥之說，實得其反。

藥之性無所謂寒涼溫熱也，各有其用而已。紅信催血使速行，冬日畧服少許，可以入水不畏寒冷，非紅信之性熱也。其功用乃在使血速行，可以禦外來之寒而已。大黃攻堅去滯，有排山倒壁之力，其功用能逐腸胃積滯，非性寒也。故藥祇當辨其功用，寒涼溫熱之說，均不足信也。泥於寒涼溫熱之說，此尚玄虛而失實也，醫家所宜痛改也。

藥有氣乎，曰有，薄荷紫蘇荊芥防風等等，皆宜後入，諸藥已煎就，然後取後入之藥入罐一沸即服，使香氣不減，方有表散之功，與諸藥同煎，則功效大減矣。民初時在北京

、同輩皆憾阿司匹靈發汗過多，使病人疲乏，且有心臟病者，尤宜慎服，不及防風等藥可以微汗而解，因與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相商，俾提取防風之精，注射一狗一兔，結果毫無反應，乃知其所重在氣，經過提鍊之後，揮發已盡，遂失效用也。

李瀕湖博及古今，其著本草綱目，可云集本草之大成，然寒溫之說，猶沿其舊，每藥運用，未有定量，今寒溫之說，闢之甚易，定量之判，言之實難，且此二說亦時代限之，使瀕湖遲生三百餘年而在今日，所述當不止此。予所欲告人者，自明萬曆迄今，時移世換，藥之產地，既有變遷

，藥之性質，亦有差別，執古書以求今藥，欲求符合，豈不難哉。一參也，古方所用者，皆上黨參也，自吉林參出而參之名專屬之矣，劉之以高麗，又劉之以東洋西洋，參之名日多，參之用各異，二三百年来，吉林之參，亦日少矣。採參者收其子歸而種之，瘠地三四年，肥壤年餘，參之生長，幾等於萊菔，種參充斥市肆，野山者邈不得見，於是參之功用，亦幾乎不可見矣。執吉林參以概上黨參，固屬不可，執種參以概野山，亦豈有當乎。一朮也，於潛野山，昔則遍地皆是，而瀕湖未著其功，今則窮搜巖穴，難得其一，以湖廣硃相代，已為上品。湖廣硃產江西湖南廣

東邊界山中，切片有硃砂點，氣亦芳馨，然於朮未必盡有硃砂點，煎至無味，香氣尚存，湖廣硃二三煎之後，氣味盡失，此可以判其優劣矣。一鮮石斛也，川中江南，到處可得，黃河以北，幾於絕迹，類如此者，指不勝屈。至於炮製，出入尤多，使醫家不察，執古書以求今藥，鮮不失矣。予欲就所得所見者，以補李氏之闕，惜書籍不備，未能措手。

熟地性溫，生地性涼，此不通之說也，地黃乃植物中含有天然鐵質，大補血，生地亦熟地也，蒸晒次數較少，色黑未黃，蓋植物含鐵之証已顯，特鐵未成銹耳。熟地九蒸九

晒鐵已成銹矣，惟其含有鐵質，故必敗胃，鐵而成銹，敗胃尤甚，故用生熟地，宜以砂仁陳皮枳殼等藥佐之，使有補血之功，而無礙胃之弊。予性不喜用熟地，非胃健之人，或病久若傷寒之類，本不宜於飲食者，決不用之，且用時亦生熟相參為多，其意蓋欲收鐵質補血之功，而避鐵銹敗胃之毒也。凡發熱過久，不論其為傷寒瘧疾楊子江熱以及疹子肺炎肋膜炎等等，身衰脈細弱而速，均宜用大生地以補其血，蓋熟久血必虧耗，非此不能扶助本原也。乾地黃較大熟地為佳，以其生銹程度較低，往時久病亦有用之者，久病與久瘡相類，血皆受損，故以此補之也。心

地一製之後，不復再製，故無鮮生地之處，往往以此代之。鮮生地不獨補血，且有清血涼血之功，故咽喉紅腫，或牙腫腮腫，皆宜用之。予雖未製之地黃，當另有其他功用，惜尚無人証明之。

予用為治血壓過高之藥，有效。

黃芪產熱河者良，生者有發汗止汗之功，凡心臟衰弱，表虛自汗，均宜用之。予性不喜用蜜炙者，惡其耗損之力，不如生者也。此藥尚有消炎化膿之功，不獨癰疽內陷者宜重用，即臟腑化膿亦宜重用也。

黨參昔以產上黨著名，今則山西陝西甘肅均有此藥，但均種植，無野生者，確有人形之說，祇能於書本中求之。（凡

吉林上黨之參，有肖人形者，大抵入功偽造，茯苓何首烏枸杞根肖形者亦然，藥但求真，不在肖形與否也。味甘功能強心臟，補脾胃。

吉林參市上所售，無論野山種參，均已煮熟，蓋生參不易保藏，煮熟後晒乾方能數遠經久也。然功用大減矣。種參參體空虛，味亦不厚，昔時煮參者，稍加薺芫之類，今則純用糖質使之參透，既可充實參體，又可增益分量，但一煎之後，全體酥軟，所為參湯者，實僅糖湯而已。野山者聞亦有之，體質堅固，而蘆頭參根上發枝葉之處，俗名蘆頭。紋細且多，方為可靠。蓋野參之生，每根五葉，年增一極，則根多一

紋，故蘆頭可驗也。種參植於肥壤，極易生長，尚何形迹可尋。能得野山生參，晒乾珍藏，功效固厚，即非生參，但屬野山，亦具神力。翁子孝文泰十數歲時，患腦膜炎，抽髓注射，終不見效，中西醫束手無策，坐視其抽搐待斃而已。其父憶尚有參在匣中，姑煎飲之，以盡人事，不意竟有起色，乃損他藥，專服參四五日而愈。又一戚徐姓，傷寒菌入神經，病愈而人似白癡，醫亦無策，服吉林參而愈，此皆目驗之事，乃知野參功效，不徒強心興神已也。

凡心臟衰弱久病之後，非參芪地黃不為功，即大病脈數而細，亦宜以此數藥扶本，以其他對症之藥攻病，方能奏效。

。若僅攻病而不固本，病未去而本原已虧，危險實甚，且攻病如攻敵，本原不固，譬猶軍儲不充，即使敵斃，兵亦隨潰，此實陰道，如果根本充實，周旋其間，敵力既衰，必隨斃，此一定之理也。有黃姓女孩三歲出疹子，疹見一日即隱，熱亦驟退，氣喘手搖，敗象盡見，予以大生地生黃芪潞黨參為主，銀花杏仁等輔之，而以麻黃數分導之，兩劑即愈。又宋之葵兄之女九歲，疹出未透而回，元氣盡耗，膚黑，脈斷續相間，氣如游絲，亦以參芪地黃四劑起之，惟心臟險狀過甚者，宜以西醫強心劑按時注射，一方面服此藥，方能使藥力相續奏效，中藥性緩，救急非宜。

，西藥性過甚速，又不能持續藥力，故宜並用也。若病人氣血不虧，純粹心臟衰弱，則奎寧樹皮煎服最宜。

居華嚴寺中，一僧扶杖求診，面黃肌瘦，熱日夜不退，且有咳嗽，初以為惡性瘧疾，然熱甚無汗，脾亦不腫，以外狀測之，大類肺結核，姑以退熱發汗之藥與之，兩日不復來，問之則已臥不能起，就其臥處詳問詳診，始知肋骨前曾作痛，實助膜炎，而病久虧甚，乃以地黃參芪為主，佐以海藻牡蠣，以去肋膜未盡之水，兼參退熱之藥，十五服而愈。其後有一同事朱姓者，已用愛克司光服過，確定為肋膜炎，但朱君輟轉託人，必欲選予診治，予仍以此方加

減投之，十劑即起床步履矣。

凡臟腑之中，一有炎症，必須靜臥不動，即床上轉側，亦宜禁止，倘起動任意，則藥力無功矣。

阿膠、阿井久酒，但得真黑驢皮生宰者，用好泉水煮膠，本勝常品，煮膠時切不可加入他藥（北京同仁堂之阿膠加他藥者多，用者注意）膠之為用，以補人身蛋白質為主，凡膠皆然，然質粘不易消化，故胃弱者須斟酌用之，此藥主用，人皆知之，獨治血壓過高，亦有特效，不得不特為表出。予妻四十左右時，有頭昏眼黑之病，一姻姓為量血壓，高至二百多度，堅囑切不可服補劑，予購阿膠二斤，

一冬服盡，竟得復原，吳雷川兄時年六十六，已戒酒矣，患肩背麻木，量血壓至二百七十度，其太夫人中風謝世，二兄經才靜山，皆中風死，過余道及，切切憂之，余勸服中藥，一日持方來詢，中有蛤粉炒阿膠各三錢，余力勸其加倍多服，竟亦減低，今七十三歲矣。

龜鼈二膠，膠之粘性，較阿膠為輕，思慮過度，精神不交，睡夢不安，有癆怯之狀者宜用之。

鹿角膠尚有鹿茸殘餘之力，故略有興奮之功，然亦甚微。

鹿茸。鹿之為獸，一牡領二三十牝，生殖力至鉅，而茸則精血所萃之點也，當春角生，尚未歧枝，全角皆毛，取而